易通

學至宋人亦可謂得其要領而漸近于孔孟矣使當日者恂恂然不舍孔孟之所恒言而以學以教其自秦漢以來孰能及之乃卒惑於異說表章太極圖以爲學宗奉先天河圖以爲作易之本原視漢儒之支離荒誕曾未遠過擇焉不精以貽譏於後世廷祚不敏未嘗不三復流連爲之太息也今姑舍河圖之眞僞不論果以是爲備天地萬物之理則包犧氏之畫卦不亦贅乎若以大傳所言猶待于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則河圖又烏足以制易之輕重其他說之誤可

推而知也余著周易正解一字一義咸禀諸十翼而不敢越其所未盡則別撰易學精義一卷於潔靜精微之旨封錮于異說而不得被諸日用者略爲詮疏而吾儒與二氏之異同亦旁及焉皆易理之不可闕者也嗚呼孔子没而微言絕六經之中賴易在耳學者誠致力焉而毋爲異端曲學之所誤何憂于聖道之不明天下之不治哉辛酉夏六月程廷祚識

篇目

統論

仁義

上元程廷祚著

統論

聖人者天地之心易者聖人之心莊子云易以道陰陽知易之本矣而未及其用也伊川云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知易之用矣而未明其本也大傳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其至矣乎

易者象也象者如畫家取山水人物而繪之于絹素

也。是故分之而一卦有其象焉。合之而全書又有其象焉。全書之象。有內有外。有動有靜。以乾坤象人之性命。以奇耦象人之知能。以奇耦之交錯象知能之互用。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象知能之變化。此內象也。以乾坤象上天下地。以奇耦象人事之動靜。以奇耦之交錯象動靜之相乘。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象動靜之善惡。此外象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之變无窮。而坐照于幾先者。所重在神。蓍之德圓而神。聖人之寄易道于蓍龜

者所以象人之神以知來也此動象也事變之來其端莫測而精義析理之學可以豫謀則所貴在智卦之德方以智聖人之設卦以盡情僞繫辭以明吉凶者所以象人之智以藏往也此靜象也有是四象究而論之實所以象人之心也心在則易明而人道立矣

蓍之德圓而神天之象也成象者也卦之德方以智地之象也成形者也人者圓與方交神與智合神以融通智以藏納聖人以蓍象人之神欲人之動

則通其變也以卦象人之智欲人之靜則藏其理也自天下惟知求易于蓍卦于是易之名存而實亡矣

易卽聖人之身也聖人之身卽易也東周以還人但知易爲卜筮之書故夫子作傳而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言其不僅以卜筮用也後儒弗察亦已誤矣況更亂之以小數曲學无所不至而易遂爲怪妄之藪噫可勝嘆哉

潔靜精微易教也惟有奇耦豈非潔靜乎不出于奇

耦豈非精微乎

或曰後儒之以圖說易也何如曰吾于易見六十有四圖焉六十四圖之外實无所謂圖者卽有所謂圖亦非三聖之所手授也吾不欲觀之矣

易之不明由世人不求易之所以作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昔之聖人以是作易而今惟求之于書欲其能明得乎

何謂易兼三才之道曰乾天道也坤地道也易人道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是謂兼三才之道

兼三才之道者以三才爲陶冶者也豈河圖洛書之足云

伊川之序易傳謂易之卦與爻爲已形已見者可以知言其未形未見者難以名求其論善矣然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假使意不盡于象言不盡于辭則易其得爲完書乎

易之爲書惟在難形難見者能形之見之之爲聖人之能事若猶有未形未見者不惟不足以爲易且不足以爲聖人矣人亦切求之耳矣

大易之主宰在于乾坤乾坤之精蘊在于易簡而萬理萬事又皆統于乾元故易之爲書惟乾卦至大坤已相去甚遠其餘六十二卦不過一時一事之用耳

易之爲道乾與坤交易而成者也故曰乾坤毁則无以見易與乾坤相終始者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分而言之曰乾坤合而言之曰易泛而言之曰道其實一也分而言之曰性命猶分而言之曰乾坤也

合而言之曰心猶合而言之曰易也故易者心學而已矣惟是之謂道

大傳首章言天地之變化而歸重于乾坤又自乾坤之易簡而推極于賢人之德之業聖學宗旨昭然可見而凡天下之學術亦于是乎定矣有宋大儒輩出度越往古然觀其論佛老之學曰彌近理而大亂真又曰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夫以佛老爲近理必吾之理本不遠于佛老也以佛老爲亂真必吾之真與彼初无差別也淫聲美色人情之可

好可悅莫甚焉而曰佛老似之豈吾道之可好可悅反不若彼乎而待嚴制其情而後濟也嗟乎亦正之以易而已矣惟不能正之以易故无怪其所謂主靜立極既无加于清淨寂滅之上而所謂致知窮理亦秖流于章句訓詁之歸支離迂濶无裨實用使天下不見聖學之效而竭其智力不足以與佛老爭一日之勝也已

常人不能成天下之務者不明于吉凶悔吝也二氏之不肯以天下爲事者自知其不明于吉凶悔吝

也不明于吉凶悔吝者不知順性命之理也然則易可不學哉

陰陽剛柔

陰陽之所以爲陰陽三代而後知之者鮮矣知陰陽之所以爲陰陽方可言道言易言性命言聖人之學

明于易然後知眞陰陽无爲陽无形爲陰主一切有爲陽成一切有爲陰至精爲陽精而兼雜爲陰統領者爲陽服從者爲陰先動後靜者爲陽先靜後

動者爲陰无始无終者爲陽有來有去者爲陰无外无內者爲陽有方有所者爲陰知眞陰眞陽則能見萬物之情能見萬物之情則于天下之物能分能合以盡變化之用

眞陰眞陽者陰陽之分也豈易言知哉若耳目所可及心思所可到則无非二物之交蓋二物不交則无天地萬物而人與天地萬物同生于其交者也

陰陽之交乃人受生之根无一息之可離聖人本此以基大業者也釋氏見及于此而失之過高故其

書不言陰陽而以天爲第二義。仙家修煉之法。期于陰盡而陽存。故有純陽之說。而不知天下无純陽而能獨立者。至于宋儒尊太極而抑陰陽。易之不明。其失則均矣。

陰陽剛柔皆无形之物。而聖人設卦以顯其德。傳曰象也者像此者也。象謂卦象也。此謂陰陽剛柔也。惟其像此。故謂之象。而非謂陰陽剛柔爲有象也。

或曰陰陽剛柔其辨安在。曰道本于无。儒者多諱言无。然理實如是。奚諱焉。陽者无中之无。陰者无中

之有陰陽既皆曰无則不特陽不可見而陰亦不可見矣陰陽一交而陽之无者動而爲剛陰之有者從而爲柔而象于是始形于是起是則剛柔之于陰陽較似稍後而語其微妙則不惟陰陽不可見而剛柔亦不可見矣夫由陰陽而剛柔由剛柔而形象自无而有由虛漸實其自然之序有如此者傳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闔闢變通者陰陽剛柔之事也體物不遺而未見未

形者也高明如天象焉而已博厚如地器焉而已凡可見可形者皆陰陽剛柔之迹而非其微妙者也

韓康伯曰道者何无之稱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又曰必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其意雖出于老莊而語自分明後人但聞王韓之言卽以異端目之亦可謂耳食者矣

剛柔之妙見于動靜故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又曰剛柔者晝夜之象晝屬于動夜屬于靜也

陽不得陰不靜陰不得陽不明陽得陰陰得陽此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陰陽之分大小非以形體也陽自統陰陰自從陽一綫未絶之陽能攝蓋世方盛之陰惟在陽之能自振耳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

皇極經世書以日月星辰分陰陽太少以水火土石分剛柔太少以陰陽剛柔爲有形有象之物粗亦至矣其所謂陰陽者明暗而已矣所謂剛柔者硬輭而已矣

剛柔乃陰陽之動而有爲者故傳曰剛柔相摩上而陰陽下而形象所以杼軸于其間者此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出于陰陽化出于剛柔變則成象化則成形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陰陽既變則有剛有柔故卦可得而立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剛柔發揮則有象有數故爻可得而生然則卦爻之奇耦爲何物乎曰聖人以陰陽既不可見剛柔又不可見則无可以示人者矣故爲一奇一耦以紀其數所以明難明之道也曰孔子于爻畫皆以剛柔言之然則爻之爲爻與陰陽无預乎曰剛柔者卽陰陽之所爲但

較之陰陽則猶爲數之可得而紀者也今奇耦已見矣故聖人之言如此也然聖人于純奇純耦之卦如乾坤否泰則亦有時而直言陰陽要之言剛柔則陰陽在其中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也

或曰陰陽孰體孰用曰陰陽各有體用亦相爲體用其各有體用者陰陽之本性靜專動直靜翕動闢是也其相爲體用者陰陽之至情乾則成象坤則效法是也

周易集解崔憬曰凡天地萬物皆有形質就形質之中有體有用體者即形質也用者即形質

上之妙用也按儒者言體用始此又曰天圓地方爲體資始資生爲用動物形軀爲體靈識爲用云云其意與後儒言體用者不同

乾坤者名也健順者德也易簡者用也奇耦者數也剛柔者性情也即一陰一陽之謂也

易兼三才之道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天道也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地道也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人道也

釋氏之學偏于天以其立乎陰陽之始也仙家之學偏于地以其執乎剛柔之交也聖人之學貫乎三

才本陰陽運剛柔以盡乎象數之變
性屬陽命屬陰然亦可曰立性之道曰陰與陽立命之道曰柔與剛

用九用六

天數奇地數耦天數奇者物之始无二本也地數耦者物之既形皆有對待也奇耦雖並立之數然天自成其奇地自成其耦非以天地相對而爲奇耦也所謂奇耦者天數五一三五七九是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是也天之數極于九地之數極于十

用九用六天用極數而地不用極數何也天主成象動而无方非一三五七之所能盡故必用其全數而始足以定天下之象此乾之所以用九也地主成形靜而有常二四形之不足八十形之有餘皆不可用惟六數居中得形之正此坤之所以用六也用九者非置一三五七于无用也由一三五七而盡其變化以極于九而不極于九不可也用六者非置二四八十于无用也增二四之不足損八十之有餘以止于六使彼之四數皆以六爲準

也九爲盡數六爲中數然地之數以六爲至正而不可加減則六亦盡數也此易所以謂之極數也不主于一三五七而必迭用之以歸于至當是爲用九見羣龍无首也化二與四之鈌畧八與十之緐贅以立乎中正是爲用六利永貞也

天一地二者天地之始數也天數始于一奇地數始于一耦也天三者何一貫于二之中一包于二之外并本數而爲三也地四者何地二之數至此漸著而有前後左右也天五者何地雖有四然總爲

天一之所攝而遂成天之五也地六者何地二之數至此更著而有左右前後上下也地至此方矣數極矣天七者天之數不足以周夫六者也偏陽也地八者地之數有餘于其方者也偏陰也至于天九既不同于五之僅攝夫四又不同于七之未周夫六而向之三數又凡三變矣天之數于是極矣地十者天道无終而地代終故天九之後地以十終之也

天一之數至三而其用始變五雖僅攝夫四而三至

此爲再變七雖未周夫六而三至此爲又變故三其三而極于九也

或曰地之數以六爲至何也曰有形之物至于成方則无可加減矣故曰坤至靜而德方

或曰天地何以有此十數也曰天地之奇耦自然而成者也何以遂止于此曰數之極也假使地止于四則物之形不全矣天止于七則物之象不備矣

或曰地之用六爲得形體之全吾知之矣天之用九于何見之曰即于物象見之天數至三而始著

地有上下之一耦。天之三則從而周之。地有左右之一耦。天之三再從而周之。地有前後之一耦。天之三又從而周之。地有耦而天有奇。耦既成而奇亦止。六者。所以承九。九者。所以統六也。奇之所至而耦不能承。則耦壞。耦之所至而奇不能統。則奇亦壞。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定于此矣。

天之一。下交于地。而後有三。故一不變。三然後變。天之三。三變而極于九。謂之參天。地之二。再變而至于六。謂之兩地。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用九用六。

之謂也

或曰七與八之爲偏陽偏陰何也曰天不至于九皆偏陽也地不至于六皆偏陰也然陽之偏者病其不足陰之偏者惡其有餘故古之立卜筮者不取七八而必用九六也七于人爲小智偏才八于人爲重濁闇昧

或問八卦之與十數其義何別曰剛柔摩盪之中有其大小先後焉是曰八卦有其經緯脉絡焉是曰十數

六者地之中數地之所以位乎中也九者天之極數天之所以周乎外也故曰法象莫大乎天地

或曰九六天地之極數而聖人以一爻當之亦有說乎曰陽動物也命之曰⚊而實非平平之一畫其勢必三折而爲⋁以⚊則必動也以動則必不止于平平也陰靜物也命之曰⚋而亦非平平之一畫其勢必有兩面而分爲左右前後上下也⚊既折而爲⋁其一往一來又必三其三折爻之用九非此義乎⚋既分爲左右前後上下則兩面已化

而爲六畫矣爻之用六其取諸此乎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後人惟以一畫求一畫豈復能見其精蘊之所在邪

⚋ 地數也而穴其中爲何義乎曰此天之所行也

陽動而陰分奇長而耦息二物相爲終始此天地之大原九六之實義非聖人不能見也

舊說一二三四五爲生數爲正數六七八九十爲成數爲非正數易用生數而不用成數用九者一與三與五也用六者二與四也其說是否曰既曰成

數不如生數則六七八九十之用遜于一二三四五矣何以大傳繫曰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乎況明明天數有九地數有六乃棄之不用而借一三五以爲九二四以爲六將置本數于何地乎爲此言者蓋求用九用六之說而不得且不知此十數乃天地自然之數而不容有所假借者耳

奇耦天地之數之總名也于天之奇數獨用其九于地之耦數獨用其六若曰凡奇凡耦不足以用也此聖人之意也

先儒謂用九爲剛變爲柔用六爲柔變爲剛非也剛者乾之德柔者坤之德非惟无取乎變亦豈可得而變乎用九用六乃得剛柔之正耳

或曰天一至地十舊解以爲五行生成之數是否曰易以剛柔八卦爲主五行之生成雖亦有妙義然屬剛柔八卦成形以後之實迹非剛柔八卦立乎形象之外而包乎形象者比況此十者乃剛柔八卦之全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豈五行之所可盡者哉後人傳會河圖之文最爲謬誤假使其說

有當則孔子贊易并不言五行而只言剛柔八卦不无遺議矣噫豈其然哉

乾坤

對成象成形之物而言則乾與坤皆无爲以乾對坤而言則乾无爲坤有爲推其極而言則乾亦未嘗无爲其有爲者大而且精不似坤之有迹耳人之性命亦然

凡中正純粹俱出于乾偏邪駁雜俱出于坤此坤之不如乾也然既有天地民物則不能无爲一有爲

則不能皆善乃自然一定之理此又坤之无可如何者也佛貴眞空舍命而言性畏命之多偏雜也老尚无爲遺形而全神知有爲之不皆善也若夫聖人以性統命以命從性化坤之偏邪駁雜而爲乾之中正純粹至實而至空有爲而无爲二氏蓋有所不知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乾貞于健坤貞于順乾坤之各貞夫一也乾貞于統坤坤貞于從乾乾坤之同貞夫一也而天下之動舉出于此矣

乾坤二物函蓋羣品乃天地萬物之所共得共有以成象成形之大莫如天地故取象焉而專訓之曰天道地道則非也傳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豈不章明較著與

統天者乾承天者坤凡形象之成皆屬乎坤而坤之所至无往非乾故物以乾元爲至大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物之大至天極矣而乾曰統天明其无所不統也雖天之大亦以一物而資始于乾此乾元之所以爲大也

天欲生是物而地即能生之天欲成是物而地即能成之此原其始而體屬乎天用屬乎地也至于物之既生既成則物又不能自用而待用于天今即以人所為之器物驗之凡器物之內空者必其用在內者也凡器物之內實者必其用在外者也用或在內或在外以天之在其內外也此要其終而體歸于地用歸于天也天者物之終始故曰乾元統天

乾于天下之道无所不統一切衆有皆聽命焉故曰

乾以君之有其德者居其位故傳于乾之九二曰君德于九五曰位乎天德九二君德已全九五君位方立實則一而已矣然則乾道未盡其何以莅中撫外向明而治也哉

潛龍一爻于乾坤爲一動一靜之間于天地爲秋末冬初之氣機于人爲胞胎之在母腹于草木爲萌芽之藏于土中于人品爲遯世韜光之行于學術爲聖賢安身立命之地其所該之廣如此若引伸觸類則愈推而愈不能盡然善易理者初不越乎

一事一物而自有以得其該貫融通之妙也

見羣龍无首者无心也人心有將迎每每先物而動

此非天德之正惟盡性之聖人物之去來未嘗有

心不先而隨為見羣龍无首之象傳曰乃見天則

天以无心成化聖人盡性之學于此為極

大明終始解者以為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非也八

卦中離卦主明然離之明不若乾之明蓋離之明

麗物而後彰乾之明无形而自著麗物而後彰者

得物則明不得物則不明其終始係于物无形而

自蓍者不問物之去來而明常在其終始係于巳
此乾道所以為大明所以為大明終始也
乾之大明性之體也離之明心之用也
用六利永貞坤德貴于從乾猶人之形不可離性形
而離性猶子之背父臣之叛君為人道之大患用
六蓋立命之學也
陰不自見而從陽以成化則為善為吉否則為惡為
凶坤之初六始見一耦有陰不從陽而自見之象
傳曰陰始凝也陰從陽則不凝背陽則凝矣一念

之起至于誠性一事之勢至于喪身始于背陽而
終于无陽皆此一耦爲之也可不慎哉
西南得朋與陽合也東北喪朋與陰絶也凡陰與陰
絶則吉故去黨以從正國之幸也改過以遷善身
之福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坤不敢以勞貽乾順之至也故
國必有宣力之臣而君始安家必有持門之婦而
夫始泰
事未至而心先起則陽過而陰不能隨龍之亢者也

道心微而血氣橫則陰逆而陽不能制龍之戰者也一則失之飄揚一則失之乖墜乾坤之德亡矣

故聖人以用九用六為至極

坤傳六二之動因初爻之凝而言也陰不從陽則凝從陽則動而有化生萬物之功直以方也直本乾體坤能因乾之直以成巳之方則其大亦幾並于乾矣

敬以直內體乾之奇于內也義以方外用坤之耦于外也方者直之所成義者敬之所發奇耦互用而

德不孤釋氏之作用近乎直內而不足于方外管商之經綸近于方外而不足于直內其皆德之孤者與

以空靈變化无始无終求之則惟見乾而不見坤此元首巍然而股肱耳目惟令是從也以彰明較著遇物呈形求之又惟見坤而不見乾此百官分職而穆清之上端拱无爲也乾本无而坤本有于此見乾坤之分乾不可以爲終无坤不可以爲終有于此見乾坤之交

乾曰无坤曰无形

問乾何取于无曰非无不足以統天下之有也中庸之末以无聲无臭爲至可以見矣

乾无始終无內外聖人于易知見其端倪于大明見其全體于六位見其變化

乾坤二物異則相反同則相用其相反也一冰一炭而不可合爲一其相用也同生同死而不可分爲二聖人用其異以精義窮理用其同以安身崇德而性命之理順矣

文言以中正純粹贊乾所以明坤之不能然也于坤
之上六曰天地之雜也雜根于坤之性坤而自用
其性天亦爲之雜矣
乾坤之道甚大聖人于乾惟用易知于坤惟用簡能
此用乾用坤之極則一貫之根源也
乾主成象坤主成形萬物資始乾之成象也萬物資
生坤之成形也乾坤既交之後則乾中有坤故无
形之先不能不變而爲象此天地之自立其命也
坤中有乾故有形之後不能不運之以空此天地

之自復其性也

或問子言乾中有坤坤中有乾奚以明其然也曰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天道陽也而兼曰陰地道柔也而兼曰剛吾是以知乾坤之互藏也

六十四卦之用合之惟乾坤二卦乾坤二卦之用合之惟乾卦一卦乾卦之用惟在一奇一奇發揮于六爻爲潛見惕躍飛亢此時位之異德則不異人能盡一奇之妙則全易在我矣

或問一奇之妙于何見之曰見于變化變化見于人道猶天道之見于成象成形也曰釋氏所見如何曰釋氏知有一奇之妙而不事人道則不能盡一奇之變化雖自以爲圓通而實未嘗圓通自以爲无礙而實未嘗无礙也

或問一奇之妙若用之人道能无染否曰有染不足以爲奇

或問奇之在人于何見之曰于易知之勤見之曰不見時何如曰剛中是也

乾剛而動坤柔而靜此乾坤之大端實則乾不止于剛而動坤不止于柔而靜傳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又曰乾其靜也專乾既曰靜則亦乾之柔也或曰剛柔動靜乾坤既兼而有之將以何者爲乾坤之定論乎曰惟健順足以盡之健然後見眞乾順然後見眞坤

求乾坤宜于動時求之動者坤也能動者乾也

乾坤皆動物也坤若不動則乾亦不行矣于坤之承乾而无幾微有違于乾者見坤之靜卽見其柔卽

見其順

乾坤二物有時而靜則皆靜也有時而動則皆動也

如以動屬乾以靜屬坤則靜爲偏陰而不可用矣

聖學未嘗不言定靜然其本原在于知止若老氏之歸根曰靜則屬偏陰矣宋儒之主靜正襲其誤

故晦菴有至靜則爲純坤之說

乾之動不可見也于其不已見之坤之靜不可見也于其從乾見之彼凝然頽然而已者非坤之靜也

或曰乾坤之德靜則相合動則相隨宜无乎不善也

而卦有否泰剝復事有善惡吉凶其紛紛者如彼何也曰陰陽有本有末天之樞星常若不動至于赤道之內外其星周一歲而後盡見者去天樞遠也夫一乾一坤同體合德所謂本也二物不能无動動則不能无相遠愈動則愈大而愈遠所謂末也故論其本體則內健外順陰陽常得其平而无動靜彼此之別語其末流則不能无過不及而消長之異生殺之殊至不可以數計者本末之情然也聖人致中和以贊天地之化育則有泰无否有

復无剝而陰陽之粗迹皆由順正以行矣

元亨利貞文言分爲四德以發明人道之用後儒乃目爲天道以之分配四時又曰貞下起元皆无當之論也夫天道惟一至健運而不已其有生長收藏而爲春夏秋冬者乃造化流行之迹象耳今曰貞下起元則凡間斷偏駁无不出于天命之本然有是理乎觀孔子于蠱曰終則有始天行也于剝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于復則曰天地之心于此知天命之中正純粹自有在也然則四德不

可以配四時而乾卦之彖辭信乎不必分爲四德矣。

或曰乾卦乃純健之德而六爻中不能皆善何也曰六爻乃時位所成係形象以下之事豈能皆善易之立乾卦者欲人以乾道行于此卦之六爻爻雖有善不善而隨時以處之者必歸于至善而後已故曰六位時成言乾非有六因所處之時而成此六位也又曰六爻發揮言六爻乃乾德之所發揮爻雖異而德則不異也其餘六十三卦皆當以是

求之夫時位有善不善此古之聖人所以作易也

乾健坤順道之綱也健順之交變有動入陷麗止說六者共成八卦動入陷麗止說六者之外别无健順之用健順之用俱在動入陷麗止說六者動陷止屬健入麗說屬順此其大端也然健非順不行順非健不著動陷止之中必有坤之簡能入麗說之中必有乾之易知至未有六者而有六者又皆乾之知始既有六者而用六者又皆坤之作成也

易簡

易簡之靜爲性動爲心形于外爲情執于物爲意必固我至于情巳漸非易簡之本體過此以往則變而爲險阻矣故大學之論正心在不溺于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等情正慮情之一往而將至于不可知也惟聖人終始易簡故曰恒易恒簡能說心研慮未嘗无情而不爲情用故曰知險知阻

易簡本于无形險阻生于有象

中庸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人物之性皆可以巳之性盡之者以性无不同

也性无不同以易知簡能无不同也以其皆出于剛柔八卦之所摩盪也不明于此而言萬物一體天人合一者皆藏鈎射覆之論而未見其所以被諸實用者矣惟合天地萬物而爲一大易知簡能則欲盡吾之性必至于天地位萬物育而後已焉以不如是則易簡之量未能盡也釋氏之失可見于此他若記誦辭章无益于易簡者也智謀功利有害于易簡者也此又俗學之弊聖人之所深惡者矣

學无天道人道之分能見易簡之所從出謂之達天能順易簡之所由行謂之盡人

或曰易簡緣知能而見人之愛親敬長雖屬良知良能然飲食男女之好貪生惡死之情以及忮害之事爭鬬之端種種皆出于知能人之知能駁雜如此而謂之易簡何也曰豈寧惟是今夫天地之間寒暑燥濕之不正山川物類之不齊以及否泰之運治亂之迹造化且有如是之不善而況于人乎然造化雖有如是之不善而天地所以不壞者以

元氣也人心雖有知彼之駁雜而易簡所以常存者以靜正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言易簡之體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易簡之用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言易簡之發于知能也好惡无節于外知誘于內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言知能之失其易簡也夫知能之失其易簡在好惡既形以後當此之時不能反躬則物至而人化一能反躬則欲淨而理全易簡之存亡在能反與不能反之間耳天道而成形象勢不能无險阻

人生而有血氣勢不能无情欲人能養其靜正以全性命之本然則易簡之知能與天合德血氣和平而情欲无蔽雖有外物之感如浮雲之過太虛矣

靜正則易簡在我而知爲天知能爲天能昏邪則知能逐物而易變爲險簡變爲阻

言乎邇則靜而正所以靜者坤也所以正者乾也靜屬坤正屬乾固也然陽不得陰不靜陰不得陽不正故未到靜正之時則易簡不相見而乾坤息矣

聖人所謂靜正淺而言之不過去憧擾之思慮除偏邪之情識自然動靜皆合于道若乃避喧求寂舍外守內則未聞聖人有是學也

乾以易知所以易者乾也至于知則已涉事物屬坤之簡能矣天下之人終日用知而不知知之所自出是則爲坤所掩而不能見乾此易之所以不可不學也

或曰既曰易簡何以又曰健順曰惟健故恆易以知險惟順故恆簡以知阻非健非順則易簡不可得

而見健順即乾坤也。曰中庸所謂中和者、與易簡有辨否、曰中者易簡俱存而未發和者自易之簡而已形蓋中爲易簡之體和爲易簡之用也曰釋氏定慧之說如何、曰養易簡之原于寂然不動之中爲定定久而光明發見爲慧慧乃易之所生而簡即在其內然釋氏雖自名爲定慧而實不知有易簡則道其所道而非吾之所謂道矣

或曰大學言知止而後有定、其所止即易簡乎、曰然、自定至安所以存易簡之體也能慮能得所以達

易簡之用也

或曰釋氏亦人耳何以不知易簡曰吾于其用易簡者知之彼所用者乃易簡最初未曾發動之本體莊子曰我爲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至陽卽性至陰卽命二原字最爲分明正指易簡未曾發動之本體釋氏之學用此爲最上乘仙家亦以爲究竟一著而皆不被于人道則謂之不知易簡可也

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根與原同義天地根
即性命最初之體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乾
坤毁則无以見易非易非簡則天下之理不得也
易不可見則乾坤息天下之理不得則亦不成其
爲易簡也二氏之學正所謂易不可見者也
未至于相盪不見八卦未至于相摩不見剛柔或曰
剛柔不見時如何曰靜正而已曰靜正之中復有
何物曰唯有乾坤乾坤之中又分動靜專與翕闢

靜此中不涉一物直與闢則屬動而剛柔而八卦相摩相盪變化无窮矣人之性命即乾坤也感物而動則有知能知屬剛能屬柔知能摩盪之中自具八卦之用而思慮情識百端並作矣以乾坤之中正純粹而既涉形象以後即不能有正而无偏有純而无雜則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者皆知能摩盪以後之所必至者也苟不知吾之知能一本于乾坤之靜正而任其散為憧擾之思慮結為偏邪之情識則人道壞而天道亦壞聖人有

憂之此易之所以作也

大學致知之知卽易知也知旣致則易知出矣意旣誠則簡能從矣易簡旣具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後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易簡在前理得在後此可以見宋人格物之解之誤然則格物何謂也曰物卽孟子蔽于物禮記感物而動之物格者扞敵之意不使之入于內而爲易簡之害也若以格物爲窮理易何以不曰理得而易簡乎

專直翕闢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乾坤對言則一動一靜分言則各有動靜是爲四用不容一物之謂專不轉一法之謂直卽物卽我之謂翕彼此兩分之謂闢乾坤之所以廣大者以全此四用也聖人之所以盡道者亦以全此四用也釋氏有得于專仙家有得于翕彼二氏于乾坤之靜蓋各有所見矣乾坤之動則未之知也豈足以語聖人之道之廣大哉

知專知翕而不知直知闢終不能成參兩變化之功

而乾坤有偏枯之患足于邇之靜正而不足于遠之不禦易知簡能皆缺而不全矣故聖學于此立二氏之異同亦于此辨

或問此四者與易簡何先何後曰專與翕者易簡之體即所謂未發之中也直與闢者易簡之用易簡至此已著即所謂中節之和也先聖之書惟庸與易通

乾坤之分在剛柔剛柔之分在動靜然乾之專為剛中之柔乾之直為剛中之剛坤之翕為柔中之柔

坤之闢爲柔中之剛再細推之則專之中亦復有柔有剛其餘放此故乾曰動曰剛坤曰靜曰柔未盡也必以乾坤中之各分剛柔動靜者細推而其義始盡

乾坤雖各有動靜剛柔而二物所執之數則一何則專與直皆奇也翕與闢皆耦也故聖人立象畫卦惟以奇耦示人其義精矣要而論之惟以動靜剛柔求乾坤者大端雖得其究不細聖人蓋不離乎數而得乾坤之實者故曰倚數曰極數作易之本

在于此矣

天下惟專爲眞乾至于直則坤已在其中矣然乾之可見在直而乾之欲自見者亦莫如直釋氏僅僅惟用一專而于乾之所欲自見者則芟夷蘊崇之以至于盡吾不知其用心之忍何以至于斯也

翕者坤得乎乾而與乾相守也其海宇寧謐君民相保之象乎闢者坤從乾出而受乾之剖斷也其政治清明舉措悉當之義乎

或問傳曰闢戸謂之乾又曰坤其動也闢何也曰闔

闢對言則闔自屬坤闢自屬乾若坤之闢亦即乾之所爲也坤非自能闢妻道臣道无專制之理

夫乾其靜也專專猶言整也謂无外无內截然而獨立也奇之義以此而定一之數以此而明至數始于一而終于九者奇非有九也止此一奇凡九變而數始極也

或曰聖人之學莫大于敬敬即乾之專否曰敬非即專惟敬則專在豈惟專在即直亦在翕闢皆在易知簡能无一不在故曰敬者德之聚也曰一敬即

可以爲聖人否曰聖人與天合德者也若賢人之敬但能不悖于人道而已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猶路也所以行者也考之經傳各有其義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言道者陰陽所行之路也率性之謂道此言道者性所行之路也天下之達道五此言道者天下之人所行之路也皆道之正義若論其至大而最先則惟大傳之一言盡之佛老之所謂道又在此言之先與聖人所見有偏全大小之分

聖人此言于率性達道一義自足以舉之非佛老所能知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言一陰一陽之所行乃謂之道非即以陰陽爲道也聖人不即以陰陽爲道者慮天下之賤視夫陰陽也宋儒不悟以太極爲理尊而上之以陰陽爲氣抑而下之故其說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豈知理者即一陰一陽之所爲而陰陽之外又无所謂太極乎

太極即陰陽也非陰陽之外復有一物也兩儀即書

中之奇耦兩畫也。非泛指陰陽也。四象卽三畫之八卦也。非四時。非七八九六。非金木水火。非二畫之太少陰陽也。八卦卽重卦六十有四也。非謂三畫之卦也。漢唐諸儒于此節皆不能解、至宋陳希夷乃借爲先天之序、其不經尤甚矣、

或曰宋儒不以太極爲陰陽尊之也。而今謂不然何歟曰吾聞諸孔子矣。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不聞曰太極之謂道。立天之道曰太極。且易之爲書。惟以奇耦二畫經緯萬變。則

天下之物无先于陰陽无大于陰陽者可知矣偶一變文言太極而遂起紛紛之論亦獨何歟假使陰陽之上之外別有所謂太極而當尊者孔子亦宜有以處此不待宋儒而後明其義矣

陰陽兼理與氣而陰陽不得謂之理謂之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或曰理與道之分何若曰道者陰陽所行之路理者陰陽所爲之事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善也性也與道之分何若曰道

者陰陽之所行善者其生物之心性者其命物之具也善日出而不窮故曰繼性一成而不變故曰成非繼之者善則大化之流行有時而或息矣非成之者性則物之偏全同異混淆而難定矣凡此皆道之功用必待次第言之然後知陰陽之于道无不該而以陰陽爲道者洵非聖人不足與于此也

謂之善者言陰陽之生人生物皆本于有愛无憎有求无舍之情而能然者也孟子性善之說出于此

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此見其然而未見其所以然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也然其要在知能知則所見不止于仁智之一偏矣

三代以下能見仁見智者即謂之第一流如諸葛孔明王祥范希文司馬君實之輩是也若其他則事功如蕭曹房杜文章如馬班徐庾至于廉潔謹愿自成一節一行者究而論之皆百姓之日用而不

知者也聖人之道豈易言哉

三代以後陰陽之說晦而不明談術數者假于五行之生克星宿之吉凶以惑世誣民自謂出于陰陽而不知其賊道之甚者也至儒者之于陰陽不知其形上形下无所不統而惟以寒暑晝夜之粗迹當之于是非太極先天不言非河圖洛書不言非元亨利貞不言以爲此數者乃天下之精理妙義而陰陽不足言也然則大傳何以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爲此竭盡无餘之辭哉陰陽之義不明

故剛柔九六健順易簡皆不能明而自遯于太極先天諸說以矜高妙不知其求深反淺有害于易而无功于道也可勝歎哉

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陰陽剛柔之事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成象成形之事也道明然後器立聖人于陰陽剛柔辨之如燭照數計安之如日用飲食而經緯天地若无事焉降及大賢于所謂形而上者已不能皆見故事業有媿于聖人其餘篤誠謹愿之士

則皆不及見矣故道不明而器克盡者未之有也

或曰聖人道本一貫而傳又有形上形下之說何也

曰夫妙萬物而爲言者初不離乎萬物此器與道之合也然妙萬物而爲言者又不染乎萬物此道與器之分也知形下而不知形上則流于粗濁知形上而不知形下則入于空虛旣知形上又知形下此一以貫之者也

乾坤之性一有一无故凡在天地之間者皆半可見半不可見以人身言之則面以前可見而背以後

不可見也。以宇宙言之。則地平以上可見而地平以下不可見也。以一日言之。則晝可見而夜不可見也。以世運言之。則已往者可見而未來者不可見也。究其極而言之。則器可見而道不可見也。然則道可以謂之无乎。曰謂之无不可。謂之无形則可。然則聖人不曰无形而曰形而上者何也。曰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夫道不可以謂之无者。以道之自有其有也。可以謂之无形者。以道之自有其有而不涉天下一切之有也。若夫聖人則其視道

之无不啻視天下之有其視道之无形不啻視天下之有形學至聖人則道无形而有形然謂之无形不可謂之有形又不可則曰形而上者至哉言矣

釋氏曰空而已矣老氏曰无而已矣聖人視空猶實視无如有故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器卽道也合而觀之有形上形下之分二氏不知形上之說而曰无形是離器與道而二之矣且于无形之中惟見其一无所有而不見其无所不有其

學之偏由于心之粗也

佛氏言圓言妙言寂此三者皆見于易彼之暗合以于易之形而上者所見畧同也但彼于形而上者槩以一空字盡之不知其中爲陰陽二物于形而下者槩以一色字目之不知空中之所有皆緣色而見而又不知所謂色者不可漫然无同異之别也佛氏所見之粗當以大易正之

性命

性命對舉性與命各有其義而不可相混相兼者惟

易、為、然、以陰陽之同異乾坤之奇耦至易而其理始窮也他書則有言性而命在其中者如論語之性相近禮記凡民有血氣心知之性之類有言命而性在其中者如禮記生于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之類有言性而實則命者如孟子之形色天性食色性也之類究而言之人之所以生謂之命所以知謂之性生而後有知則命先于性知為生之主則性重于命然性非命无以麗命非性无以靈其在未生之先

則性命俱寂既生以後則性命俱融既无先後之分亦无輕重之別也惟明于易而知性之本于天則當以性統命而養其易知之原知命之本于地則當以命承性而純其簡能之體不知性命之分而求性命之合蓋亦難矣

論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中庸天命之謂性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諸性字立義最精是直指純乾之性

論語五十而知天命天命者即一陰一陽之謂言此

乃天之命脈也易之樂天知命、與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二命字皆指天命而言此又人之性命之大原也

心知血氣合而爲人心知性、主之血氣命、主之心知不可違以爲性出于性者也血氣不可違以爲命出于命者也性命之外无餘事矣

性主心知、命主血氣、血氣之爲物其在生初既有秀頑厚薄之分有生之後又易爲習染所污見聞所徹知誘于外不能反躬以至滅天理而窮人欲皆

血氣之爲也其不善有如是者若論順之于健簡之于易本相倚爲用而不可偏廢性善而命亦豈有不善哉惟所主既殊則其效相遠不知者以爲性惡以爲善惡混以爲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皆昧于性命之說而未窺大易之蘊者也

宋人于太極之下卽立陰陽五行以爲生人之本所謂妙合而凝者也不知以物言之人與五行同爲一物于天地之間以物之精粗大小言之則五行之與人殆未可以等計也且儒者亦不達于天地

之所以生物矣夫人受天地之中五行受天地之偏者也水能潤下而不能炎上金能從革而不能曲直其自圓于方隅如此又安能萃其精氣以生人之至靈絕異哉故以五常之性爲出于五行者漢儒至粗之論後人沿其謬而不察耳或曰人之有氣火屬也津與血水也筋木也骨之堅金也肉土也人之成其形者不外乎五行如此則五常之性非其妙合而凝者哉曰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矣夫人者首圓象天趾方象地兩目象日月聲音

象雷霆其心通乎萬理其體具乎萬形又豈五行之所能盡哉

資始者性之謂也資生者命之謂也性即乾也命即坤也

性之能統乎命也乾之爲也命之克承乎性也坤之爲也性爲主而命爲使故聖人之學莫大于盡性而命自我立矣

各正性命則乾囿于坤一之所以萬也保合太和則坤復爲乾萬之所以一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可見非易非簡則天下之理不能得矣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可見非聖人則性命之理乖亂而不順矣天下之理卽性命之理也未有外天下而得為性命者故佛氏之學可以謂之見性不可以謂之盡性

人心湛然靈覺者此命原也不可名之為性以其下統形氣故謂之命原人之一身惟此與虛空元善之性合而為一如婦之從夫子之求母虛空元善之性卽乾也易知自此而出湛然靈覺卽坤也簡

能自此而見聖人以靜正者養性命之原以廣大者盡易簡之用佛老二家惟知守性命之原而不逹于易簡凡人則逐物馳情元善隔絕其湛然之靈覺下墜于形氣而知能歸于邪妄人道淪于異類矣

心中之靈覺不離于天則為道心離于天則為人心以其出自坤元坤性墜下故易為形氣所梏可不愼哉

性水也心水之流也情水流之波瀾也意必固我水

之凝而爲氷也聖人于性則盡之心則正之情則平之意必固我則絶之人性以意必固我而滅世道以意必固我而壞

魂魄皆屬于命有動靜之分于産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自命之本體而言則謂之魄自魄之交于陽而有靈覺則謂之魂魂者命之所以受性者也命有兩端陰之數耦又明矣

精氣爲物物之生也精附氣而相依遊魂爲變物之死也魂失所而遊放魂卽精也乃人之昭然靈覺

者氣散則无所歸故曰遊魂

記曰物至知知上知是无知之知下知是有知之知或曰可以分為一性一命否曰不可无知之知性命同居有知之知性命亦同居无知之知之可以言知者性知命命知性也有知之知則性與命俱出而知物矣

陽明而陰暗離體本乾故麗物而光明坎體本坤故于義為險陷性動而為心自乾而之離也命出而為情自坤而之坎也心去性未遠雖即物生明而

猶可以旁通情與命相緣故遇物呈形而易膠于運用然性命互根則坎離同原故離有中正之美坎亦有剛中之德而盡心者可以知性反情者亦可以復性反情二字見樂記

聖人與二氏之于性命所見各有不同而門戶遂異聖人見性尊如天命卑如地故以命從性如臣之于君子之于父而不敢少違中庸曰尊德性繫辭傳首言天尊地卑可見聖人所見在此故造次須臾无往而不戒懼也經世宰物无在而不敬謹也

老氏于虛靜之極見性命相聚于一所絶无睽乖離異之象故曰冲氣以爲和又曰无聲之中獨聞和焉佛氏既不言天又不言命其所見者性體之空靈超妙故曰无所住而生其心又曰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二氏之所見異于聖人者如此然老氏所見在于和聖人何嘗不曰保合太和佛氏所見在于妙聖人何嘗不曰神妙萬物而爲言然則二氏所知所見不足以誇聖人而聖人所知所見二氏蓋未之前聞也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大而天地細而微塵顯而世界之燦著隱而人心之未發皆一陰一陽之所竝到而未有獨陰孤陽自成一事者此可以知性命之說矣釋氏之學自目爲性宗殊不知既言性則命則其中仙家之學自以爲修命殊不知不言性將以何者修命皆妄論也

中正

中正者天之所以爲德而聖學之樞要也孔子傳易借爻位發之以詔學者故言中正者非五即二然

二多言中而五多兼正言之者五尤爲剛之正位也

不局于方所謂之中不流于邪曲謂之正中故剛不爲先正則柔不爲主道之至也

中則必正正則必中不中不得謂之正不正不得謂之中二者義亦相近先儒謂有正而不中者其意以爲中優于正果爾則易何爲于五位多言中正哉

剛中之中自含正義柔而得中始能從剛而得其正

是柔中亦未始不正也

或曰易惟二五謂之中正其餘豈皆偏邪乎曰非也

二五言中正者聖人借發其義于有形之爻位也

若以至理言之一卦之內有吉有凶有悔吝君子

于吉則趨之凶與悔吝則避之能處之皆得其當

則六爻无往而非中正矣何必二五哉

民之生也受天地之中而以爲性故聖人立教惟在

于中人能戒愼恐懼須臾不失其中則无往而不

得所謂剛中者示人以天德也所謂中正者示人

以天德之在此也存其心而已矣

或曰濂溪所謂中正仁義者何如曰道之爲道一中盡之矣言正以明中之即此而在也故傳又有靜正之說靜而且正中无遺義道无餘藴矣若夫仁者中之異名也仁見于外則爲義仁義之與中正非二物也易言中正即所以言仁義若待濂溪增之以仁義則易之所謂中正者爲何物乎豈堯舜之執中尚未及于仁義邪晦菴解周子之書以中爲禮以正爲智蓋借易之中正以自爲其說去易

之本旨遠矣

孔子之言剛健中正何也曰剛健中正卽剛中也蓋剛健容有未中正者中正未有不仁義者

中庸曰君子而時中中者天命之本體卽易之所謂剛中也聖人默契于此而无時不然故曰時中若大賢以下能從事于人道者俱得謂之君子而不得謂之時中嚮菴以時中爲隨時處中則止見事物有中而不見天命有中矣聖人惟能存天命之中所以能處事物之中大賢以下于事物不能皆

得其中正以此心不能時中也隨時處中自屬庸字之解

堯典之欽明大雅之昭事周頌之宥密中庸之時中孟子之直養皆歷來聖人相傳之心法在易則爲中正于无聲无臭之中存剛直敬愼之體所謂潔靜精微者如此佛氏證眞空于不生不滅之地較之聖人似更爲微妙更爲无迹然佛氏以空見空則无往不空故其用不被于世吾儒以實見實故无往不實而能爲天地人物之主學不知此則爲

曲學人不知此則爲小人

仁義

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上言陰陽柔剛仁義而下但言陰陽柔剛解者不詳其故不知此乃正言仁義也夫陰陽以上不可得而言也陰陽分而易知之端以開仁者易知也剛柔以下其變无窮也柔剛用而簡能之効以著義者簡能也仁出于成象之乾義出于效法之坤非仁无以生物非義无

以成仁乾以知始而坤以作成也人道由是而立易道由是而興

仁者乾元生物之心然此際惟屬知始雖曰分陰分陽而于物无所分故一愛而无不愛者仁之本然也知始必須作成仁之安頓位置其用皆係坤元此際易簡相摩剛柔迭用而洪纖高下之形燦然畢具故愛雖同而有親親仁民愛物之別者義之正理也乾之知始主于能愛坤之作成主于能別故知乾坤然後知眞仁義也

中庸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義者所以宜仁也義即仁之有分辨者仁之外无義仁至則義自盡

佛氏見天而不能全故其學有慈悲而平等无差別見仁而不見義人道之所以不立也

或曰佛氏既言眞空何以又言慈悲曰慈悲者仁之流露彼雖不知有仁亦曾畧見于性安得而无慈悲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記曰无服之喪內恕孔悲此不知其然而然者也然仁必須義乃能行若佛氏之惟知慈悲則賊其仁而害其性矣

或問何以仁屬分陰分陽曰陰陽未分則爲陰陽之交生理具足于其中故陰陽一分則生機流露而謂之仁何以義屬迭用柔剛曰柔剛又是陰陽之用即動靜也生機既發而分辨隨之能靜參動察以不失其時措之宜而義著矣按重一分字及迭字是爲六位而言

本來只是分陰陽用柔剛

仁之渾淪原包義之明辨易知則有親而易從則有功也義之斷制即根于仁之慈祥效法之坤所以終成象之乾也

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此際正是陰陽之交生物之本也故不偏不倚未足盡中之訓

劉子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陰陽之交也交則必分天地分而人生陰陽分而仁出人即天地之仁也故曰仁者人也先儒果核之喻亦確

或問仁義之于性命何若曰易簡者乾坤之精蘊仁義者性命之英華夫性主眞知而出于乾乾之數奇奇則圓命主眞能而出于坤坤之數耦耦則方仁不必言傳曰義以方外則義之屬耦而其係于

命也可知性必假命以爲用故仁必待義而後成論命之初其中正純粹无異于性但性之所領者心知命之所領者血氣不无精粗淸濁之分以至漸流漸遠而人心遂爲道心之害此非命之本然而知誘物化喪其眞能之所致也若夫義之爲用與仁同體以坤順之眞能輔乾健之眞知藏奇于耦運圓于方使吾性之仁燦然就理而无混淆之弊此易簡之所以理得性命之所以合一也故仁義者大易一書之命脉也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理即義也。性即仁也。窮理所以象坤。盡性所以象乾。命則其合一之地也

或曰吾子以仁爲易知。義爲簡能。是一內而一外矣。告子之言得无近是。曰告子之言。判仁義而二之者也。吾則謂仁出而爲義。義即仁也。義入而爲仁。仁即義也。一物而異名。互用而同體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豈可以孟子之言爲同于告子哉

卜筮易之一端因而濫于術數者君子弗貴也然古者卜筮之法今亦不可得而詳矣左國所記後儒所言余曩疑其多不與易應夫不與易應則非自然之道矣豈以聖人而爲之哉朱子以易爲卜筮之書而所作啓蒙往往謬于大傳朱子且然而況他乎此余所以屢置之而不敢議也昨著正解既竣始條其不與易應者數事別爲占法訂誤一卷以俟後之君子夫卜筮莫盛于古其在三代而後則可謂浸微浸滅矣而易初不以是重輕易之道其大矣哉乾隆辛酉

除日程廷祚書

占法訂誤

上元程廷祚著

貞悔

古占法只用一卦求其動爻而已或曰可證乎曰洪範有之占用二曰貞曰悔靜守其正謂之貞言內卦也動致其察謂之悔言外卦也內卦外卦非一卦而何左氏傳亦有貞風悔山之說可見洪範之法由來尚矣東遷以後天下多事問卜筮者日益繁于是一貞一悔之占法不爲時之所說筮史乃

自立爲卦變互體廣象諸說而古法爲之一變按言卦變必兼論之卦則是兩卦而非一卦矣言互體則內外混淆貞與悔不可得而定矣準以占用二之說皆有未合占法宜宗洪範左國雖善于推演其變亂古法者似未可以盡據也

之卦

觀大傳所言定志斷疑辨吉凶悔吝者一卦六爻而已卦以立象而爻以盡變故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六爻之外而又有所謂變者自筮家之

言之卦始而大傳本无其說言之卦者必曰陽變爲陰陰變爲陽夫陰陽有盈虛消長而不聞其互相爲變陰陽之不能互相爲變觀于天地男女可見矣且陽之于陰貴其能統陰之于陽貴其能承其各有定分如此非唯不能變尤无取乎變也求之天下无其理求之大易无其象而謂卜筮有之可乎借曰有之則乾可以爲坤坤亦可以爲乾坎可以爲離離亦可以爲坎使剛柔健順之道茫然而不識其所歸古聖人之開物成務固如是乎傳

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畫有奇耦九六而上下進退于初二三四五上之際所謂六爻發揮者易之變唯在于此而无復遺義矣（郝仲輿曰易所謂變剛柔往來交相摩盪三百八十四爻莫非變也與此正同）故此卦有此卦之變彼卦有彼卦之變既无相待之義陽有陽之所以為陽陰有陰之所以為陰又无可變之實然則左傳之言之卦何也傳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筮之為用將以求一卦之動爻而知其吉凶悔吝也所謂之者所以識此爻之動而別之

于不動之爻者也其以陽爲陰以陰爲陽者何也凡物有所求而後動陽動則求陰陰動則求陽故筮者于爻之陰陽彼此互用以爲識別而所取仍在本卦何以明之崔杼遇困之大過困之六三動也陳文子舉困六三之辭而不及大過之九三南蒯遇坤之比坤之六五動也子服惠伯舉坤六五之辭而不及比之九五他若王子伯廖舉豐之離子太叔舉復之頤皆卽指豐與復之上爻蔡墨論乾之姤而曰潛龍勿用乾之初九也其同人曰見

龍在田乾之九二也與姤之初同人之二无與焉以是知其仍取本卦也仍取本卦則所謂之者但爲識別之用其或借以推廣而因此及彼豈古法之正哉且以此觀則所謂之者亦但宜謂之之爻而不宜謂之之卦何則我之筮得者在此卦其動者在此卦之爻其彼卦之爻且无所取如前所引者而況卦乎故曰不可謂之之卦也春秋以前不可考矣左國之時占法蓋已浸誤不然何其多謬于大傳也自有之卦之說而言卦變者如蝟毛而

起使易道晦塞不明以至于極幸左國二書所載占辭始終未嘗稱之卦爲變卦余乃得從二千餘年之後尋其遺文墜義而知其交互陰陽徒爲識別動爻之用而非有他至于互體之穿鑿傅會亦始于筮家推廣斷法而後儒不察承用于箋疏之中蕪穢聖經其害與卦變俱烈可不連類並及辭而闢之哉

陰陽老少

九六七八乃蓍策自然之數而因之爲陰陽老少則

于古未聞其說京山郝氏曰七八者筮法用以爲進退損益求九六者耳因九六而借七八爲少以九六爲老求卦爻之單拆分别變與不變惟筮家用之若易之乾坤惟一而已有老有少是有二乾坤也又曰易之變非待老也苟爲老變不老則不變旣有不變豈得謂易老變少不變者此筮家之一法耳郝蕘夫附會其說以老少當四象經未有明文也余按天數五皆奇也以九爲極地數五皆耦也以六爲中陽宜進故用九而不用七陰宜退

故用六而不用八筮法象之此聖人所以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者也然則七八九六皆乾坤之數乾雖有七而不用以陽不足也坤雖有八而不用以陰有餘也七爲陽之不足謂之少陽似亦可矣八爲陰之有餘似當謂之老陰而顧曰少陰豈不誤乎且以七八爲少陽少陰者大抵本于男女六子之說也若以六子不變乾坤然後變六子衆而乾坤寡則易之不變者多亦至矣豈不尤誤乎

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指乾策坤策

而言正所謂用九用六也夫曰乾之策坤之策則所謂七八者已不復用而不足謂之策矣而先儒必曰少陽少陰之策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期之日有二萬物之數亦有二矣何不察之甚邪余向疑老少陰陽之名不見于經聞京山之言而爽然自失然則聖經之所无而出于後儒者其皆未可以遽信也夫

或曰蓍法有七八而易之卦爻俱稱九六者何也曰易之道廣而蓍之道狹人之求蓍不過求卦之一

爻而已。蓍之示人。亦不過示人以卦之一爻而已。其名九六爻之旣動者也。其不動而得七八者。則已存而不論矣。若在于易則三百八十四爻无不可以動言。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易之名爻。俱曰九六者。以此。豈蓍之比哉。趙氏汝楳乃謂揲蓍兼七八九六。與易不同。失其義矣。

重交單拆

重交單拆。古未聞。或謂出于鬼谷子。卽火珠林之

所用是也、趙氏汝楳曰⚊⚋爲陰陽之畫。九六七八爲紀畫之名、得九七皆當畫爲⚊、得六八皆當畫爲⚋、開對鄭氏曰古人畫地識交、遇九則重其奇、遇六則交其耦、擲錢以九爲重以六爲交、本出于此、向余不知重交單拆之義、竊疑所謂單拆者正易之奇耦二畫、而轉以爲少陽少陰、所謂重交者于易无所見、而乃以爲老陽老陰、而當易之九六、得趙氏之說而昭然若發蒙矣、又嘗疑所謂重交者既不見于易、則必出于後人之杜撰而爲古

之所无得鄭氏之說而知世之所傳多有古人之遺法而輕議之者非矣且吾由鄭氏之說而得大衍五十有五所以除六數之故蓋古人存此六數于揲蓍之時以爲分别動爻之用非截然不用者也否則鄭氏所謂過九則重其奇過六則交其耦者爲何物乎有得于此既可信重交之有所自而有五二字之爲脫文亦炳然以明而先儒紛紛之論皆不得不謂之曲說矣

按既有重交以别九六則本卦本爻求之自見之卦之无用益于此見

策數

大傳曰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此蓍法十有八變之第一變也其掛扐之法晦菴本之孔氏穎達而論定之者可謂得其正矣至于傳稱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積六爻之各三十有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積六爻之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以至二篇之策莫不皆然而莫不斷于過揲之數雖其過揲三十有六而爲九

者其扐必十有三其過揲二十有四而爲六者其掛扐必二十有五而聖人惟視其過揲而不視其掛扐也如視其掛扐之數以爲斷則聖人何以不曰乾之策七十有八而曰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有五十而曰百四十有四乎此欲趨簡捷而顯悖于大傳者且過揲以象四時也掛扐以象閏也雖定時不可无閏而安得以閏爲正京山郝氏謂晦菴以掛扐之餘策爲正而以乾坤之策爲揲過無用之策可謂倒見豈不誠然乎哉又晦菴

惟主掛扐之餘策致第一變之後除一而後可以布算是張郭除掛一于後兩變方揲之時而晦菴除掛一于第一變既揲之後其于此有三營之失均矣

附與友人書

蒙示尊著論揲蓍之法有服者二有不敢遽服者一其服者則大衍之數五十定有五之爲脫文也策數之當斷于過揲而不當斷于掛扐也其不敢遽服者則謂後二變不掛夫自春秋而

後占法失傳。卽左國所載。未可盡信。若揲法則經有明文矣。非占法之可比也。以經考之。一變之中。有分。有掛。有揲。有歸。有再扐。言之有序而不雜。如是。分以象兩。掛以象三。揲四以象四時。歸奇以象閏。再扐以象再閏。言之各當其物。而不可闕。又如是。則亦可以免于紛紛之論矣。乃張橫渠郭忠孝諸儒。獨以爲後二變不掛。奚怪朱子之出而辨之哉。向闕啟蒙一書。見其論占法頗多臆說。意竊怪之。至其所論揲法。則未嘗

誤也、且經以分掛揲歸爲四營。言一變以例十
有八變。又言再扐後掛以起第二變之端。聖人
之意炳然甚明。若謂第二第三揲不掛。則十八
變中掛一者僅六不掛一者十有二聖人當日
不宜統謂之十有八變矣而又皆曰四營而成
易其故何邪郭氏譏孔氏穎達之說爲自相抵
梧按正義云初揲之餘、歸之合于掛扐之一處、
再揲之餘、又合于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是再
扐而後掛也、夫掛者一也。扐者奇也。其事雖二而在

四揲之餘則掛與扐必合于一處而後象閏其言未爲大失若總掛之說乃爲混扐于掛而不見掛與扐之所由分以致經之後掛其義亦无由而見則可謂踈矣以此爲譏頡逵固无所辭若譏其以左右手揲爲再扐此在經有明文而謂爲頡逵之私言可乎且郭氏曰繫辭以兩扐一掛爲三變而成一爻是三歲一閏之象按經文自其用四十有九之下始于分二終于再扐所言明係十有八變之一變如郭氏之說則經

文爲言三變矣。郭氏徒知以三變應三歲爲明于象閏之義其于啓蒙所譏考之經文爲六扐而後掛而後兩變又止于三營者將何以應之邪。葢郭氏不自知其致誤之由在以一爲奇而以歸奇爲歸掛一于扐夫以奇爲所掛之一、此虞氏翻之誤也、一者兩之用奇者四之餘其物異矣掛一本以象三歸奇本以象閏其義又異矣虞氏起而混之使象三象閏不復有別而掛一歸奇又不成爲兩營朱子以爲名實俱亂其

言當矣沐水趙氏曰奇對耦而言爲奇耦之奇

對成數而言爲奇餘之奇歸奇者奇餘之奇也

豈可與一混乎尊著云一本居揲四之外故以

爲奇而掛之此郭氏承虞氏之誤而以後二變

爲不掛之由不可不察也欲知一之非奇當明

一所以當掛之故夫道以兩爲體以一爲用一

者兩之合也人者天地之合也分而爲二以象

兩掛一以象三未分以前則无物也未掛以前

則物自物也二分而物之體見一掛而物之用

行象兩之後不可以无象三葢道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爲也今揲法後二變不能无兩不能无兩而无一則爲有天地而无人其合于道否乎一之爲物其重如此明于其故則知四營之不可以闕一而以一爲奇者其誤審矣至郭氏謂第一揲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即九而能變第二第三揲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葢僅知掛一爲生變之一端其所得固已淺矣況其說亦未盡乎啓蒙謂三變皆掛則爲老陽十二爲

老陰四為少陽二十。為少陰二十八。老者陽饒而陰乏。少者陽少而陰多。若後二變不掛則為老陽少陰皆二十七。為少陽者九。為老陰者一。又皆參差不齊。而无復自然之法象。由朱子之言而排策以求之。則後二變不掛者得九、甚易得六、甚難。然則得爻成卦。不掛與皆掛者不能无異矣。安得以俱有四八之變而遂毅然必欲執其成說哉。廷琳 又嘗以左傳考之、其間一爻動者凡十、畢萬遇屯之比、晉文公遇大有之睽、

叔孫莊叔遇明夷之謙、孔成子遇屯之比、得九者四、陳侯遇觀之否、魯桓公遇大有之乾、晉獻公遇歸妹之睽、崔武子遇困之大過、南蒯遇坤之比、趙鞅遇泰之需、得六者六、得九未見其易、得六未見其難。然則三變皆掛、其爲占法无疑、而啓蒙之所云。確于張郭、從可識矣。足下研精易學、多所發明、又承以　廷祚　爲可語、故輒陳其所見、不敢自蹈阿順以虧麗澤之義、幸惟教之

占例

古聖人之以卜筮前民用也。不過欲人知其事之是非理之邪正而已。末世多故。時之君臣欲逆探事變于未來。筮者乃務爲推廣以炫長而阿世。若左氏國語所載。能依于理而不失其正者。不一二見焉。如周史之對陳侯、史蘇之占伯姬、楚丘之告莊叔。雖亦舉爻辭、而或用卦變、或用互體、或用物象、陸離誕幻。使人目眩心驚而不敢置議。然迹其稱引未來之事。如列燭指掌。過涉明顯。其出于事後之傳會。无可疑者。欲據以爲占法之準。不亦誤乎。

僖公二十五年晉侯筮納王遇大有之睽九二動也曰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其占法最合于古又曰天爲澤以當日則參以之卦及卦變之說又曰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此言不用卦變而專論本卦其理亦全夫專論本卦而其理亦全則之卦卦變之爲說但可借之以推廣使果甚係于輕重則豈可得而舍而遂曰去之乎按卜偃始終皆用古法

此亦遺文墜義之可尋而當變之餼羊也

又按昭公七年孔成子遇屯之比初九動十二年南蒯

遇坤之比哀公九年趙鞅遇泰之需皆六五動其時皆直舉所動之爻辭而發明之不用他義豈春秋之末占法之支離煩瑣已極人多厭之而欲反于古歟。

占者占所動之爻也若三爻動以上及六爻俱動俱不動者不惟蓍筮所少而古法亦不可考矣啓蒙云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筮宗曰僖公十五年秦伐晉筮遇蠱成公十五年晉楚戰晉筮遇復皆不變而皆不舉卦彖孔成子筮立縶遇屯之比

乃一爻變史朝舉卦象曰元亨則六爻不變者不專以卦象占而一爻變者反得舉卦象也啓蒙又云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此在左國俱无其文晦菴曰今以例推之當如此則臆說矣且以例言七八不變非所當占古人何獨于四五爻變而違用九用六之例乎又云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以晉重耳筮過貞

屯悔豫皆八當之按是時重耳志得晉國筮既得屯後復得豫而二卦之彖辭又適皆有利建侯之語故司空季子云云安得執以爲三爻變之例故趙氏汝楳曰周語晉筮成公遇乾之否亦三爻變乃不閗其舉易彖也至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之說尤爲謬誤按晉語韋昭註曰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其言至爲明晰晦菴乃不之用而沙隨程氏又云自二爻變以上皆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是何言與趙氏

汝楳曰晉遇乾之否亦三爻變者乃不云貞乾悔否是也啓蒙又云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按蔡墨以羣龍无首爲乾之坤其語甚爲不經而乾坤亦終古无占二用之事又云餘卦則占之卦彖辭此于義何取而爲斯例乎以上蓋皆臆說也古者旣以所動之一爻爲占其或爻之動者太多无所適從則置之而更筮或別有斷法皆不可知若經傳无其文而以意爲之則非所敢安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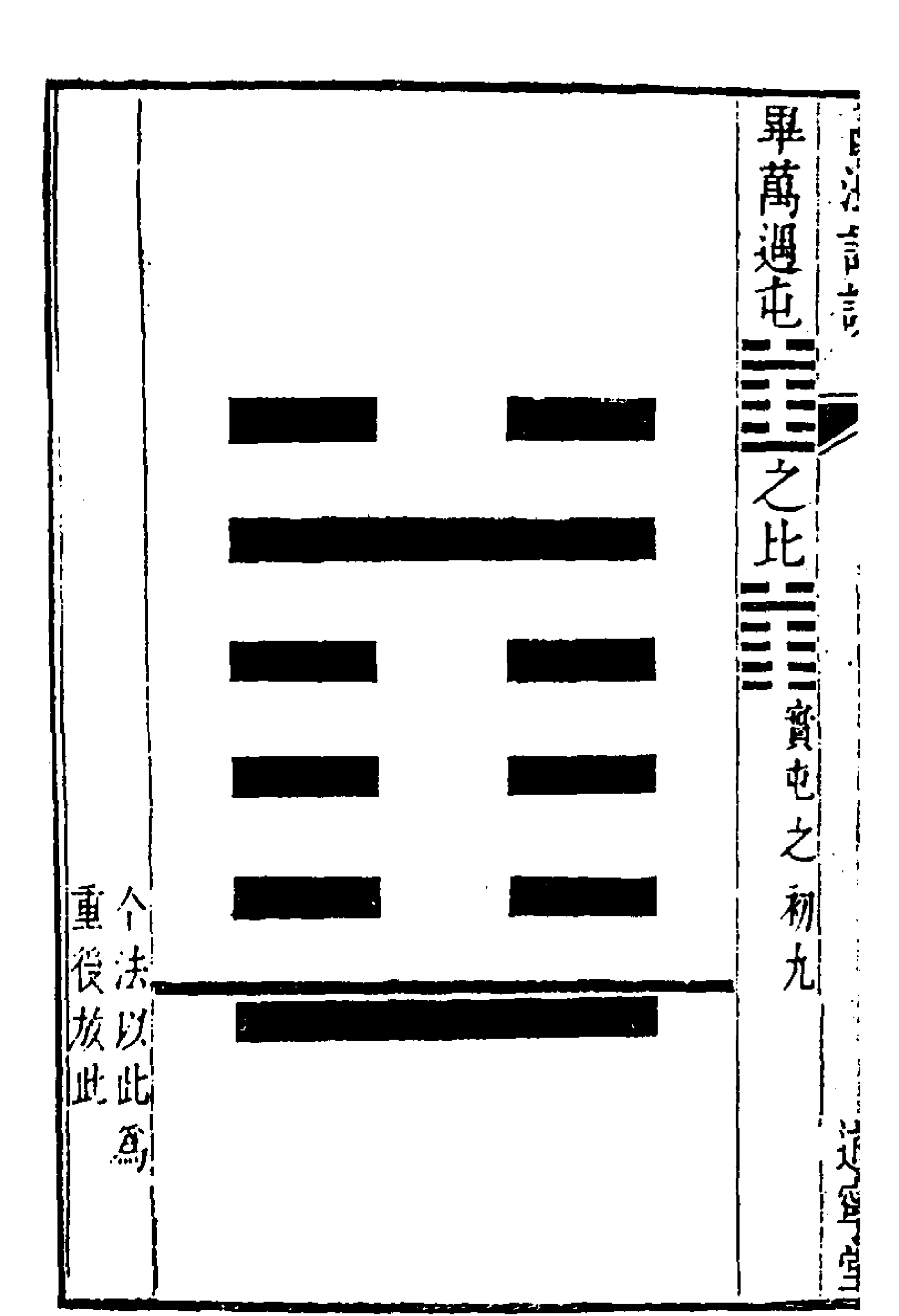
按左氏于二爻動以上俱无其文凡所謂某之某者

皆指一卦一爻而言也他若秦伯遇蠱（僖公十五年）晉人遇復（成公十六年）孔成子遇屯（昭公七年）又穆姜得艮之八（襄公九年）及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泰之八諸占後人雖有言其爲六爻不變三爻俱變與五爻俱變者恐未有以見其必然耳竊疑古之占法自二爻動以上者動爻既多彖无所主或卦多得八則陰過盛而不可以有爲當日蓋皆不以爲吉占故貞屯悔豫皆八史以爲不吉艮之八史亦以爲不利也而論者乃欲以不變爻占是不知周易无用八之

例而其見出當時之筮史下矣
以艮八準泰八之例而論泰之外卦三陰皆不動曰泰之八則艮亦必內外四陰皆不動而後曰艮之八其理甚明法宜舉艮之彖辭而不見其人之語不可以告穆姜曰是謂艮之隨者史之遁辭也貞屯悔豫皆八當依韋昭之註並指震之二陰然又不得以爲三爻變之卦亦不得以豫爲屯之之卦誠如啓蒙所論則國語當云得屯之豫貞悔皆八矣且震亦惟三陰不動韋註又不可通

按左氏于一卦動一爻者皆謂之遇某之某此爲正例其所動不止一爻或六爻俱不動者不謂之八則謂之遇某又爲一例然惟此二例而已宋儒乃創爲二爻以至六爻俱有變例而求之經傳實无其說則曰推之當如此其何以俟百世而不惑乎夫古法淪亡非後人所能追復而欲以意撰則理有不可學者博綜往籍而能折衷以求其當則亦善矣今考左氏一爻動者爲圖于左而附論其是非且以明重交單拆之法俟後之知者云

畢萬遇屯☳☵之比☵☷



實屯之初九

今法以此爲

重復放此

按辛廖屯固比入及六體不易之說兼卦變卦彖而爲言也終之曰公侯之卦則所主仍是爻辭蓋爻辭一語于辛廖所論原自隱括既以此爲主則餘皆枝葉可知矣

昭公五年叔孫莊叔筮遇明夷之謙亦初爻動小註反復以卦變卦彖推演然亦不出本爻辭之外

蔡墨稱乾䷀之同人䷌實乾之九二

說見前

崔杼遇困䷮之大過䷛實困之六三

今法以此爲
交後放此

按陳文子論此卦曰夫從風是舉卦變而其後則
仍主爻辭

陳侯遇觀䷓之否䷋實觀之六四

按周史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斷以爻辭自足該陳氏之本末至所論變卦互體雖若近理實亦浮蔓何則觀五剛中本自有光不俟變而化乾萬物藏于坤土其富已極亦无取于山而待互艮若因山而即知爲姜姓太嶽之後則與懿氏之占五世八世同一推測過當而反近于事後之附會矣左氏所載占筮之事始此然已不足爲訓如是

趙鞅遇泰䷊之需䷄

賁泰之六五

說見前

晉遇歸妹☳☱之睽☲☱

實歸妹之上六

按史蘇占之曰不吉而直繇歸妹上六爻辭可見占之正法不過如此歸妹之睽猶无相也以下忽論變卦遂至叵測夫惠公以怨報德其召亂在人事之不臧豈有于筮嫁伯姬之時而韓原之敗高梁之死皆先具于卦象遂得而斥言之乎務以文勝而不顧其理之所安蓋左氏之病也